

ANCY TAYLOR
ROSENBERG

●《出版者周刊》強力推薦作家

〔美〕南西·泰勒·羅森伯格

FIRST
OFFENSE

第一次
犯案



第一次犯案 / 南西·泰勒·羅森伯格著；李文
綺譯。--初版。--臺北市：國際村，1997[
民 86]
面；公分。--(當代經典小說；4)
譯自：First offense
ISBN 957-754-357-X(平裝)

874.57

85012696

當代經典小說 ④

第一次犯案

NT.280

南西·泰勒·羅森伯格／著

1997年2月／初版

李文綺／譯

〈發行代理商〉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 291-10 號 7 F 之 3

電話・02-9566521 * 傳真・02-9566503 * 郵撥・0773591-1

〈出版者〉



《國際村文庫書店》有限公司

發行人・陳翠霞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 6218 號

台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二段 74 號 1 F

電話(02)2341275~7 * 傳真(02)2343777 * 郵撥：1729753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754-357-X

南西・泰勒・羅森伯格／著

李文綺／譯

第一次犯案



國際村文庫書店

《第一次犯案》

FIRST OFFENSE by Nancy Taylor Rosenberg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FIRST OFFENSE.

Copyright © Literary Inventions Inc., 1994.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7 International Village Book Store

All Rights Reserved.

佳評如潮

★一本非讀不可……刺激無比、無從預料的好書！

——《聖彼得堡時報》

★命在旦夕，驚險萬分……

使你的腎上腺素急速上升……

——《柏林頌自由報》

★緊張懸疑、撲朔迷離……

羅森伯格又再推出一本非得一口氣看完的好書！

——《出版者周刊》

★快速行動，慾火如焚！

一位殺手……還有一位真正美麗動人的女英雄！

——《圖書館新聞報》

★引人入勝，扣人心弦！

一本與《黑色豪門企業》等量齊觀的鉅著！

——《風流韻事雜誌》

★獨樹一格，一氣呵成……

——《密雷貝拉雜誌》

關於·本書

一個金色短髮、五官古典的美麗寡婦——安，她是警局裡的緩刑觀護人員。在一次開庭之後，回家途中竟然遭到了槍擊事件——「有人想暗殺她！」——然而，這只是一切噩夢的開始……出院之後，有天夜裡，有個幪面歹徒闖入她家，想將她殺害。幸她機警，歹徒未能得逞……接著，她那位失蹤四年，已經被宣告遇害的丈夫的幽靈竟然出現了。於是她的生活變成了恐怖與陰謀的戰場……

安與一個十二歲的兒子相依為命。本來她有一個擔任地方助理檢察官的男友，可是她的兒子卻十分排斥對方。在此情形之下，安亦無法求助於人，只有開始武裝自己，迎向一個毫無線索的戰場。她能否戰勝邪惡的「無影兇手」？並且解開「幽靈丈夫」的謎題呢？……

南西·泰勒·羅森伯格這位近年崛起的新銳女作家，以她的文學素養與專業的法學常識，在文壇上掀起了一陣旋風……自《被上帝原諒的女人》、《意外的結局》之後，已被全球讀者所喜愛；近作《第一次犯案》、《加州天使》亦是佳評如潮……



第一章

整

個法庭呈現出戒備等待的狀態。地方助理檢察官葛林·霍普金斯一邊啜飲著咖啡，一邊在檔案夾上記下一些備忘錄；被告律師哈洛德·杜克則焦急地瞥著手錶。兩個法庭職員和一個法警雙目瞪視前方，跟雕像一模一樣。緩刑觀護員(probation officer)安·卡利索，一個金色短髮、五官古典的美麗女人，一手托著腮，時斷時續地瞥向體格健美的檢察官，想抓住他的視線。

希爾史東姆法官再次看看鐘，然後瞪視著被告律師。來自喬治亞州，這位白髮法官操著獨特的南方口音。「你的當事人遲到了，杜克先生。」他責斥被告律師，「本聽證會定在四點鐘開始，六十秒後你的當事人就會被取消他的保釋資格，而本法庭將發出拘票逮捕他。」

哈洛·杜克是個矮小健壯的傢伙。他嚥了嚥口水，第一百次轉向入口那兩扇門，隨即嘆了口全場都聽得見的氣，因為他看見那兩扇門被一個高瘦男子推開了。那男子留著長髮，穿

著黑襯衫、黑牛仔褲和黑皮靴，皮靴上滿是叮噹亂響的鍊子，還有個假馬刺。他大刺刺地走進來，好像這法庭是他的一樣，筆直走向被告席，在律師和緩刑觀護員中間撲通坐下。好不容易鬆了口氣的杜克神經突然又繃緊起來，因為他看見隨後進來的那群跟班。

正拿起法槌準備下令開庭的法官也獸住了。原來是四個俏麗的年輕女孩跳躍地走進法庭，每個都對法官嫣然一笑。她們看起來簡直就像嬉皮復出似的：個個都穿著露出肚皮的中空裝、喇叭褲，大胸脯震啊震的，腳底下是墊得高高的鞋子，留著又長又直的頭髮。她們滑進後排座位，擠成一堆。

跟在她們後面的是一個二十歲出頭、高大英俊的中國男孩，他急速走向律師席，一膝著地，低聲說了幾句話，說完馬上到旁聽席上找個位子坐下，坐在那群女孩的數排之前，然後半轉頭對她們笑了笑。

希爾史東姆法官氣得臉都脹紅了，敲槌下令開庭。但就在他敲槌的同時，後門再度被打開，又一個俊俏的年輕人——這次是金髮男子，急急穿門而入，掃視全場後迅速坐到那個年輕的中國男子身邊。

「那麼，」希爾史東姆凶惡地說：「現在既然我們全聚集在這個大屋頂下，何不嘗試遵循一下法律，看看是否行得通？檢方控告詹姆斯·厄爾·索耶第二次開庭。」他向緩刑觀護員點了點頭，然後宣布審訊記錄正式開始

「索耶先生被逮捕後受拘役六天，然後獲得保釋出獄。」安·卡利索說。她的發音一向都是這麼字正腔圓，「由於觸犯重罪，被告須在十二天內繳付罰金一千美元，然後接受二十四個月的緩刑處置。鑑於原控訴屬於重罪且涉及毒品，我們建議應將被告置於一般的緩刑處分，附帶完全的毒品條款與搜查條款。」

「知道了。」法官慢慢地說，然後轉向地方檢察官，「霍普金斯先生。」

這時葛林·霍普金斯正倚在檢察官席上，盯著對面的安·卡利索。他是個健壯高大，三十七、八歲的男子。臉孔與其說是英俊，不如說是性格，漂亮的皺紋從眼角溢向嘴邊；這是時常日曬的關係。生長於科羅拉多州的他，曾是騎術競技賽的馴牛好手，那種靈魂中的野性至今仍未脫盡；不管他的西裝多麼昂貴、剪裁多麼合身，他始終一副穿不習慣的樣子，時時把漿挺的硬領拉開，彷彿它們會勒死他似的。

安·卡利索知道他在看她後，臉紅了起來。對他的追求既閃避又調足了胃口一年，她終於在幾個月前投降於他的攻勢。隨後她很快發現，與他做愛真是一種探險。意識到他可能看得見她桌下的長腿，安慢慢地將雙腿交疊再放開；然後又坐挺直視前方，氣自己竟然在法庭上這樣子胡思亂想。

「霍普金斯先生，我們正在開庭，可否請您專心一致？」

「什麼？噢！」檢察官說，立刻回神面對法官，臉上帶著頑皮的笑容，「我想卡利索夫人

搞錯了！我們協議的是罰款金額與罰款期限，並沒有協議要處以監護緩刑，判決協議書上所寫的是根據法律條文規定的緩刑。」

希爾史東姆法官翻看檔案夾裡的文件，「卡利索夫人，妳有協議書的影本嗎？」

安抬頭看著他，「有的，庭上，文件都在這裡。但協議書上只寫二十四個月的緩刑，沒有寫明是指根據法律條文規定的緩刑或一般的緩刑。我的事務所建議採用一般的緩刑。」

「那是個疏忽，」霍普金斯焦急地說，向著安而非向著法官，「打字員只是忘了在『緩刑』旁邊打上『根據法律條文規定』而已。」

「杜克先生，」法官說：「你有沒有意見要說？」

矮小的辯護律師規規矩矩地站好，開始向法官抗辯：「這是個初次犯案，庭上。我的當事人是個熱心誠實的年輕人，只是不幸屈服於同伴的壓力下。他以前從未使用過毒品，且目前正準備進大學。他在本案中所做的僅是從陌生人手中接受了他以為是『止痛藥』的東西，完全不知道它們是禁藥或事實上是迷幻藥；那個人還對索耶先生說那些藥片會使他更能集中注意力。索耶先生在攝取這些——」

「杜克先生，」法官打斷律師的長篇大論說：「我們現在只討論一個問題，而且如果不是打字疏忽，我們根本不需要在這裡討論這個問題。我是說，你應該知道這件案子已經和解過了，你沒有走錯法庭吧？」希爾史東姆在眾人肯定他的機智的笑聲中微笑。

「當然沒有。」杜克說，不自在地動了動肩膀。

「好！那麼，」希爾史東姆說：「我們現在要決定的是：你的當事人要接受基本上沒有監護人的根據法律條文規定的緩刑處分，或是接受本庭安排一個緩刑觀護員？一旦做出決定，大家就可以回家去了。」

杜克繼續發言，聲音小心翼翼地保持平和，沒有露出惱怒的跡象，「沒有理由判處我的當事人監護緩刑。」

希爾史東姆把玩他的眼鏡，拿下來又戴回去，思考著他的決定。「詹姆斯·厄爾·索耶，」最後他說：「根據A五三四九八三七號控訴案，我宣判你暫緩刑期二十四個月。在此緩刑期間，你將受毒品條件約束，且必須在十月二十三日之前繳付五千元罰金，也就是現在起算整整一年之後。我知道這筆罰金高於協議書上議定的數目，但是我倆之間的協議是你準時在四點鐘出庭應訊，而你違背了這項協議。那樣的情形，」希爾史東姆咯咯笑著說：「我們叫作『毀約』，而使我們決定採取這項措施——將罰金提高到對你這樣的年輕人來說爲一筆大數目的金額。至於你的緩刑處分，你必須每月向你的緩刑觀護員卡利索夫人報告一次。她就是坐在你身邊的那位美麗嬌小的女士。懂了嗎？」

「是的，我懂了。」索耶僵硬地回答，沒有看向安。安則正在驚怒中張大了嘴。

「那麼，本庭散會。」希爾史東姆說，隨即站起來從後面的樓梯迅速離開法庭。

等法官一消失，法院記者便開始收拾器材，法庭職員們疾逃出門。安難以置信地留在原處。希爾史東姆又做了一次這樣的好事，這個老法官近年來養成了這個令人討厭的壞習慣。法官可以更改緩刑刑期，卻不能更改緩刑本身，而安也一向不擔任監護緩刑犯的工作。然而希爾史東姆法官是個老怪物，他認為每個犯人都該有他專屬的觀護人。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事。觀護員只負責罪行最嚴重的犯人，縱使這樣，他們的工作量仍然超重且棘手。這是希爾史東姆第二次對安做出這種事了。用個觀護之責把她束縛在一個緩刑犯身上，真使她暴跳如雷，因為她辦公桌上待辦的檔案還堆積如山，而且這做不完的工作量已經持續很久了。

「那是什麼意思？」吉米·索耶問她：「法官說的那個？」

安回頭要找這男人的律師來回答他的問題，然而跟其他所有人一樣，哈洛·杜克已經逃之夭夭。庭內只有葛林·霍普金斯一人還留著。這位地方法院檢察官仍留在他的律師席上，把檔案文件收拾到他巨大的黑色法院公事包裡，臉上帶著不豫之色。

「我想那意思是說，我是你的緩刑觀護員，吉米。」安回答。她的表情很明顯地表現出她對這種情況的不快。「明天打電話給我，安排一下見面的時間好嗎？然後我會把你的規定和限制打字出來，陪你一起仔細看一看。」

索耶舉起一隻手阻止她，「我了解緩刑的部分，但毒品條款是什麼意思？」

「那表示你每個月必須尿一次尿在瓶子裡，時間任我決定。如果測驗出不良的結果，你

就會因違反緩刑條例而坐牢。」他在她向他逼進時退縮了一下。「你還有搜索條款，附帶在毒品條款上，那表示我可以不必通知你，隨時任意突檢你的屋子裡有沒有藥物。還有問題嗎？」「是的！」索耶說，他臉如死灰。「妳是說妳可以隨妳高興，在任何時間走進我的房子？那不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權嗎？」

「什麼基本人權？」安兇巴巴地說：「你現在是緩刑期間，吉米，你沒有任何人權。」她走向走廊，葛林·霍普金斯跟了過來。「你相信嗎？」她說：「希爾史東姆又幹了一次這種事。我要這傢伙被監督，但不要一輩子都跟他銬在一起，那個老笨蛋！」

出了法庭，安停步轉身面對檢察官，「還有，你們的單位應該停止再把重罪降成輕罪了。索耶擁有一堆毒品和數不清的少年犯罪前科，現在他終於被抓到私藏毒品。」她給了他一個抱怨的表情。平常的他痛恨減輕罪狀的。「饒了我吧，葛林！你們不如給這傢伙一個獎章和本市所有的小學校址，好讓他去賣他的毒品算了。他是個該死的毒販啊！」

她回頭瞄瞄後面，發現吉米·索耶正緊緊跟在他們之後，偷聽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安看了他一眼。一會兒之後，她聽見索耶的鍊子和馬刺聲叮叮噹噹地飄向大廳玄關。

「這是他的第一次成人犯罪。」霍普金斯輕輕地說。他目視著索耶進入大廳，等到他把目光拉回到安的臉上，語氣忽然改變，變得非常尖銳，「聽好，我跟你一樣一點都不喜歡這樣。告訴我，有誰比我更認真地將這些人繩之以法？但是安，妳必須著眼於大局。我們有四件謀

殺案、七件強暴案還在審判，天曉得還有多少涉及黑社會組織的槍擊案和傷害案。我們沒有時間審判所有送進來的第一次犯案，跟妳沒有時間監督他們一樣。」他想起了什麼而皺起眉頭，然後繼續說：「我本以為我要求根據法律條文的緩刑會讓妳高興得跳起來的。妳那時候真的讓我不知如何是好，安！」

安退後一步，有點失去平衡。他們常常爲了犯罪制裁系統的缺失而爭，但葛林從來沒有這麼生氣過。葛林向來總是如他在法庭之中一樣冷靜從容、輕描淡寫地提出自己的論點，安才是激烈地抨擊他的人，而這正是她現在開始發作的。

「這真是屁話！你心知肚明，在一個人首次被控犯罪時——提醒你一下，不是他的首次被捕，而是他成爲真正的第一次被告——他就可能已經犯了數十樁罪行了；你看看索耶的少年前科就知道。」

「那些已經被封緘了，安。」他說，聳聳肩，重新冷靜自己，「妳知道我們是無法使用那些資料的，而且大部分的控訴也都已經撤銷。聽我說，如果妳不想對付索耶，就處理那些有案可查的案子好啦！別管他了！這也是其他緩刑觀護員的作法。」

「我當然不會這麼做。」安說，她的眼睛眯成一線，「索耶會遺憾他剛好生在碰到我的時候，我會把他盯得牢牢的。希爾史東姆要他被監督？相信我，他會被監督的。只要他敢賣一片阿斯匹靈，我一定把他抓回法庭。」安把背靠在牆壁上，看見她的愛人的臉變得僵硬，突

然意識到自己對他太兇了。「抱歉，葛林！我只是需要發洩一下情緒，」她笑，「我想我是個很差勁的檢察官吧！還好我沒上法律院！如果我辯輸了一個案子，也許會跳過去把某個人打昏在地上。」

「噢，是嗎？」他說，沒有真的在聽，摩著他的太陽穴，似乎正頭痛。

安開始關心，「你還好吧？有事情煩心嗎？你看起來……」

葛林把領帶鬆開，緊繃著臉，彷彿恨不得能把它扯掉。「我沒事，安。」

她看見他前額和唇上滲出微汗，「但是，你看起來不太舒服。」

「是德韋修。」葛林沈著臉說。

安等四、五個人經過之後才又說：「我以為那件案子進行得很順利呢！有什麼問題嗎？」霍普金斯睜大眼睛搖搖頭，「費爾德不願意把他歸入兇殺案。證據不足。」費爾德是葛林的老闆，凡翠拉郡所選出的地方法院檢察官。

安在心慌之下舉手掩住了嘴。蘭迪·德韋修被控強暴四位婦女，全是六、七十歲的老婦。雖然他們至今尚不能證明，但地方法院檢察官辦公室及凡翠拉警局都很確定他與兩件尚未結案的兇殺案有關，被害者也是年老的婦女，她們被人以野獸般殘忍的方式殺害。霍普金斯下定決心要把那個人繩之以法。安想過他這種熱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與他擔任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法官的年老母親感情很好。

另一法庭也散會了，人潮洶湧經過。爲了獲得隱私，安把葛林拉離大廳，穿過一扇沈重的鋼門，到消防梯的樓梯間去。

「但你還是會以強暴罪起訴他吧？」她說，聲音在樓梯間內迴盪。「這不是你前幾天告訴我的嗎？」

「我要的是兇殺罪，安，我不能讓瘋子們殺了人以後逍遙法外。」

「那只是件案子，葛林。」她說，想把他的視線拉過來看她。這時她發現葛林的頭髮落到前額上，於是伸手過去，輕柔地把它撥開。

「那不只是件案子。」他說，揮手推開她的手，「其中一個受害者是我的高中英文老師。狗屎！那些婦人的年齡跟我母親一樣大。」

難怪他這麼緊張心煩。安心裡想，想要安慰他。她也正在處理德韋修的附屬犯罪——一種違反緩刑的犯罪，且可能被指定處理跟定罪有關的審判前報告，所以安不但對這案子相當熟悉，而且對審判的結果有相當的影響力。「光是將他判強暴罪，」她堅定地說：「加上持械及一連串的雞姦罪行，我會建議至少二十年刑期。」

「那麼他十年後就可以出獄，」葛林回答：「而這還必須是他得到滿滿的刑期。法官可能只會判他一半的刑期，那他就只有五年牢要坐了。德韋修才二十六歲，安。」

她走近他，手指在他的外套翻領上遊走，想誘哄他忘記他的疑懼。「他會得到最高刑期的，

葛林，法庭常常遵循我的刑期評估建議，你也知道。他犯下那些強暴案時還在緩刑期間呢！這是最讓人生氣的地方。」看到他臉上的僵硬稍微鬆弛了，安進一步說：「而且別忘了，他是個非裔美人，有確定的前科了。」

葛林虛弱地笑了笑，「妳真的相信法庭會對少數民族判以較重的刑期嗎？」

「當然！」安說：「那是事實，葛林。那讓我不舒服，但若是像這麼醜惡的犯罪，我卻很樂意見到那樣的結果。」

他臉上的笑容增大了，一邊唇角向上捲起，露出一顆牙齒。

安繼續誘惑他，慵懶地把手放在樓梯欄杆上拖曳游動，然後移至自己的頸邊，最後剛好停在自己的胸脯上，「像吉米·索耶這種人，因為他們是白人或是因為他們的家人有錢收買一流的辯護律師就得以逃出法網。」她說，現在她的手在胸上誘惑的遊繞，「但是相信我，德韋修會在牢裡面待很久的。」

葛林雖然仍在微笑，卻搖搖頭，「妳錯了，安！少數民族只有在他們犯下更多嚴重的罪行時才會從重判刑的。嘿，我是相信這系統的，記得嗎？」

「是啊！」安調笑地說：「你是碩果僅存的重視理想卻不切實際的童子軍。上星期你在海邊的表現就是這樣子。」她的腳踢踢他的靴子前端。

葛林笑了，「我寧願當碩果僅存的重視理想而不切實際的童子軍也不要當死亡天使。我聽